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話本 – 蜜蜂計 第六回 七星山素梅為王 救董生猛虎衝散

草木知春不久歸，百般紅紫鬥芳菲。楊花榆莢無才思，惟解漫天作雪飛。

話表小姐秦素梅同春香丫鬟二人下馬，將馬拴在路旁樹上啃草，主僕二人坐在招風樹下歇息，養了一養精神。春香問：「小姐，馬上現帶著乾糧，小姐用些也好助力。」小姐說：「你去取來，用些好過此山。」春香遂將乾糧取了來，放在小姐面前，主僕二人分用。這且慢表。

且言這山名為七星山，山上有一家大王名喚金錢豹，手下共有千百嘍囉兵，劫掠過往客商。此日有巡山嘍囉望見山下林內二人喂馬，慌忙報入山寨。金錢豹聞報，遂帶領嘍囉兵，一聲鑼鳴，殺下山來。春香口呼：「姑娘，不好了！山寇下山來了。」素梅小姐說：「無妨，春香休要害怕！這伙毛賊摺不在姑娘心裡！」遂扣備鞍馬，二人乘騎往山口而來。

只見門旗開處，閃出一員猛將：頭戴參金盔，身披鎖子連環甲，足蹬虎皮戰靴。左彎弓，右帶箭，手使兩柄宣花斧，坐下馬肅馬霜馬，面如蟹蓋，頰下無須，正在壯年，十分兇惡。遂喝道：「山寇少往前來，你姑奶奶從此過，缺少路費，莫非你送路費來了？」金錢豹聞言，勒馬望面來瞧，原是一美貌女子，喝道：「呔！好丫頭，竟是胡言。某家佔山為王，要行人買路金銀，那有金銀給你！」言罷，撒馬掄斧砍來。秦素梅忙用繡絨雙刀相迎，二馬相撞，戰了二三十回合，不見勝負。秦小姐虛砍一刀，佯下而敗。金錢豹大喝：「哪裡走？把你擒上山與大王爺作一壓寨夫人。」將馬一磕，追至馬之頭尾相近，小姐一扭，用撇刀之法，只聽「口克哧」一聲，把金錢豹砍為兩斷，死屍栽落塵埃。眾嘍卒只唬的一齊跪倒，口呼：「姑娘饒命，情願保姑娘作寨主。」小姐秦素梅心中歡喜，遂帶領嘍囉上山，做了女大王。這且不表。

且言法空惟恐董良才坐監日久，露出自己的破綻。心生一計，用十兩銀子賄通禁卒薛林，三更天害死董良才。薛林得了十兩銀，心中甚喜首肯，遂攜銀回家。且表這薛林中年喪妻，膝下無子，只有一女，名喚曉雲，年方一十六歲，生得眉清目秀，一表非凡。夜間偶得一夢，夢見從天降下一隻白額猛虎，身披枷鎖至前，自言是董良才：「現有冤枉，身困牢籠，望祈救我得生。這有夜明珠一顆，你我有夫妻之分，以此為聘禮，異日獻寶，必然夫妻榮榮，闔家團圓。」言罷枷鎖「響亮」，忽然不見。曉雲驚醒，乃是南柯一夢。只見滿屋明亮，身畔乃有一顆夜明珠，遂將珠收訖，以為奇事。正思想夢中之事，見父回家。薛林進屋笑呼：「女兒，你看這是何物？次的九四五，好的九七八，這是父女造化到了。」曉雲問：「這銀從何而來？」薛林見問，遂道：「法空和尚，他有個仇人在監受罪，令為父將他謀害一死，給我這十兩銀，豈不是造化咱？」曉雲忙問：「你可知那罪人那裡人氏？姓甚何名？」薛林說：「是洛陽人，姓董，他的名字叫做甚麼董……」曉雲接言說：「莫非名喚董良才麼？」薛林說：「是，是，是，此人正是董良才。女兒何以知曉他的名字？」曉雲說：「適才女兒偶得一夢，夢見天上一聲沉雷，降下一隻白額虎，身披枷鎖，口吐人言，報名是董良才，身遭冤枉，有人謀害。央女兒救他，贈我明珠一顆。他言與咱係親。」薛林問：「他與咱係何親？」曉雲見問，乾張嘴說不出口，只羞的面紅過耳，近前把他父脖子一勒，說：「兒與他有姻緣之分，故贈珠作媒紅。」薛林說：「什麼明珠？拿來我看。」曉雲將珠遞過，薛林接來一看，笑說：「我只當是一個寶珠，原是一個琉璃蛋子，又不中吃，又不中瞧，要他何用？」曉雲口呼：「爹爹不曉，此珠乃是傳國之寶，名為夜明珠。若將燈燭息滅，此屋中亮如白晝，故為寶物。」薛林說：「此珠比那十兩銀子勝強百倍，還是救不了他，也是枉然。」曉雲問：「因何救不了他？」薛林說：「他是定了案，老爺將他問成死罪，交與我在監看管。我若放他逃走最易，倘若四老爺查監，我以何回答？」曉雲聞言，愁眉淚眼，不發一言。薛林說：「女兒莫煩，我有一個法兒救他。現今監中還有三個死囚，一總與他贖了罷。」曉雲問：「甚麼叫贖了罷？」薛林說：「我救出董良才，暗暗領至家中。我再回獄放一把無情火，燒了牢獄，給他個死人口內無招對，這個法兒好不好？我舍了這兩條腿，挨上四十大板以了其事。」曉雲說：「此計大妙，事不宜遲，急速進監辦理。」

薛林聞言轉身出門，急走如飛，來到監內，暗入死囚牢內，口呼：「董相公莫要高聲，我來救你出獄。」遂將腳鐐、手拷解下，暗領出監，竟奔家門。忽聞迎面更夫問道：「深夜那是何人在街上行走？」薛林說：「是我薛林。今有遠方朋友前來投我，我領他家中安歇。」更夫說：「原是薛林呀，請便。」薛林領著董良才穿街過巷，來到家門，進了小房。董生落坐，薛林口呼：「相公，我救你出監，非為別事，皆因小女夜得一夢，夢你是什麼白虎星，與小女有夫妻之分，將你救出，招你為婿。你心下願否？」良才聞言暗想：「他原是我救命恩人，不敢弗其意。」遂口呼：「恩公招我為婿，乃是好意。小生已允。岳父請上，受小婿叩拜。」薛林受了兩禮，就命女兒同良才拜了天地，說：「女兒相陪姑爺少坐，我有點事，暫且失陪。」言罷佯佯而去。曉雲見父已去，遂口呼：「相公不在家下，因何來在眉卅縣坐獄？」良才見問，口呼：「娘子有所不知。」遂將一身苦處言了一遍。曉雲聞言，歎息不已。

且言薛林來至監中，看見眾人安息，遂悄悄的在監中放了一把無情火，霎然通天紅，如同晝天。禁卒慌忙報進內衙，曹知縣大驚失色，忙忙跑至監門之外，就遇見薛林。薛林說：「小人接大老爺，這是哪裡的火？」知縣罵道：「你這該死的奴才，你所司何事？還來問我？是你自不小心，若燒死朝廷命犯，休說你的狗命，就是本縣的頭也保不住。我且查驗明白，燒死一個囚犯定要你補上一名家口。」知縣遂命人役暫且救火要緊。薛林聞知縣要拿家眷頂充囚犯，遂暗中溜出，走到家門叫道：「女兒開門。」這曉雲正與良才講話，聞聽父親扣門，遂將街門開放，薛林進屋說：「不好了，禍事臨頭。我放火燒了監牢，燒了朝廷欽犯，知縣言說要拿我家眷頂補囚犯，這般如何是好？」曉雲說：「只管放心，如今只用我與相公更換衣服，女扮男，男扮女。可喜爹爹嘴上無須，可扮作母親，趁此黑夜越城逃走。若有人追上，也難分辨真假。」薛林說：「如此甚好。」三人急忙改扮，曉雲將良才靴子蹬上，用棉絮填塞靴內，又將他母遺下鞋子給他翁婿穿了，正可足。良才說：「咱翁婿三人在路登程，若有人盤問，咱們怎樣稱呼？」薛林說：「你二人是姐弟，我是你倆的娘。」良才說：「不好！我想若是姐弟，面貌必然相同。俺二人面貌不同，恐人看破行藏，那還了得？」曉雲說：「有了。若無人盤問便罷，若有人盤問，就說你是我娘，俺二人是小倆口，豈不是好？」薛林說：「好，好，好。這倒不錯。」良才說：「雖然遮掩的好，只恐城牆高大，難以出城，如何是好？」薛林說：「這倒容易。這城東北角塌了一個豁子口，咱何不從那裡出城？」良才說：「極好。咱三人急速從那逃走便了。」翁婿三人忙忙出門，從無人之路而行。薛林頭前引路，不多時三人出了眉卅縣城東北豁口，行了數里，漸漸入了深山。忽聞一陣腥風，閃出一隻猛虎，迎着他三人撲上前來，只唬的董良才抽身逃去，薛林父女躲閃不及，一同跌落澗溝之內。幸喜這澗溝淺而無水，父女二人並未跌傷，順著澗溝出了山口，尋覓董良才，並無影響。父女二人無奈，就奔天干縣而行。這慢表。

且言董良才脫身逃命，出的山口，回頭仰望不見他父女二人，又不敢入山尋覓他父女二人，恐遇猛虎。及至天明，來到一地，有小白河阻路。良才一聲長歎：「咳！蒼天哪，蒼天！想我董良才一生不得於親，逃命在外，紅石村又遇秦豹作對。幸蒙秦小姐救俺性命，逃出羅網。羅山寺又遇賊僧，曹知縣貪贓賣法，誣良為盜，將我問成死罪。多蒙薛老父女救我出獄，黑夜偷出眉卅縣城，只望一處相依，誰料行至山中，被虎衝散，也不曉他父女生死存亡，在於何處？只閃的我孤零零，無依無靠。秦小姐令我進京求取功名，又無盤費，如何進得京、赴的考？枉費小姐一片愛慕之心。天哪，天哪！如今我到了這般苦楚，我進退無門。罷，罷，罷，該我命盡路絕在此河中。」不由的把心一橫，手撩羅裙遮面，方要投河，忽聞喊叫：「那一女子且慢投河。」良才抬頭一看，原來是官船上站立些個家丁，飄飄蕩蕩逆水而上。

再表這官船上乃是一家大臣，姓馬名瑞祥，河北冀州人氏，現居丞相之職。只因山東告荒，奉旨山東放賑，濟民已畢，回京復旨。路過小白河，見一美貌女子投河，令人喊阻。馬丞相吩咐艄公將船攏岸，喚女子上船問話。艄公不敢怠慢，遂將女子領上船。

丞相問：「這你女子家鄉何處？姓甚？因何投河？」董良才見問，疊膝跪倒，口呼：「大人，小奴名苗鳳英，父名苗悅，家住洛陽城南。只因父母下世，斷母不賢，將奴終日打罵，逐出門外，只得投親。不遇，無處存身，只得投河尋死。」馬丞相問：「你的足為何怎大？」良才說：「父母因奴幼年常病，送在尼庵帶發焚修十年，並未修足。」丞相遂收良才為義女，帶上京都。這且不表。

再表苗鳳英借屍還魂，寄姓鄧府名鄧鳳英。雖然身安，終日恚念董生，朝思暮想，愁眉不展。一日偶取菱花自照，不覺一聲歎道：「哎喲！天哪，天哪！只因思想丈夫，竟將容顏瘦損了許多。」正然思念，不覺紅輪西墜，丫鬟金花掌上銀燈。

不知後來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